返回与出发

□黄金明

赫拉克利特说，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我想，该河流也不能说完全是另一条。斗转星移，人在成长或衰老，河水在流动或更迭，连河岸的额头也被岁月的刻刀添上波纹，但不同的你在新浪潮的变幻中仍能辨认旧河床。我两次求学于鲁院，倒也意外而平静。虽时空置换（譬如从旧校舍搬到了新校区），老师及同学虽有重叠但更多的是新面孔，然问道之心不改。2010年春，我没想到能就读于鲁院第十三届高研班。5年过去，更没想到重返鲁院就读于第二十八届深造班。这种美好的意外，使我单调平庸的生活，迸发了某些活泼或惊喜。

作家宁肯在《鲁院的意义》中说："鲁十三藏龙卧虎，卧虎藏龙，未来必将成为鲁院骄傲的一部分"。5年前，作为其中一员，比起龙腾虎跃、意气风发的同窗，我胆怯而沉静。与其说我领悟了多少文学真谛，毋宁说我收获了老师和同学的友爱。我跟林权宏等人的情谊仍在持续。林权宏认为我的高谈阔论于创作有益，而我受惠于他教的太极拳。于是，"回炉"的这些天，我常在练太极。

彼时，我对文学有固执的理解，但也确实有白云般散漫的天性。我没有难题亟待解决，更从未茅塞顿开，也不可能迎来什么创作的井喷期。由此，我不是一位好学生，不善于学习或交流。但我仍深深受惠于鲁院，犹如草木受到土地及雨露的滋养，虽非立竿见影，但更内化而沉潜，一切都显得自然而深刻。5年来，我恐怕很难说是"纯粹"的诗人了。我成了写作的跨界者。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有东西就写，不硬写，不计成败得失，不到非写不可不动笔。我不知道下一本何时动笔、要写什么——我只是持着铁风筝去捕捉文学天空的闪电，而难以预测及控制其后果。套用法国作家基尼亚尔的话说："我在读写中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的等待。读书就是漫步。写作就是游荡"。我在诗、散文和小说三条路上交替奔走，犹如猎手常捉到意外的猎物。5年来，我发表了中短篇小说38部，逾70万字，发表散文30多万字，出版两本散文集，也获了几个小奖。我的诗人形象遂被颠覆，被认为是闯入小说界的不速之客。但诗确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对诗性的追求贯穿了我的写作。这5年，我完成了"地下人"中篇小说系列，先后在《芙蓉》《花城》《西部》《西湖》《青春》《作品》等刊出。

我两年没写东西了。我的生活遭遇了转折，不能静心，也就无法写作。此时，我有了"回炉"的机会。我没有更多想法或计划，但这是我恢复平静的契机。我们这个班，有深造或回炉的说法，班上有很多让我敬畏的名家或新锐。有的作家堪称杰出，我认为已无需深造，这恰好说明了鲁院的魅力。仅就我而言，远未完成，确有回炉之必要。能否百炼成钢先不说，但回炉，至少意味着被重新冶炼，锻造，淬火，一番锤炼的痛快免不了。我虽无立马蜕变之期待，但鲁院对我的启示、帮助或点化，亦并非空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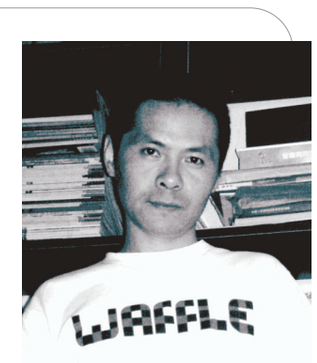
无论生活还是写作，我都崇尚自然之道。我对写作没有规划，没有目标，却有某些坚定的倾向性，譬如我注重先锋实验意图，这纯是喜好或天性使然，并非故作另类。这跟主流或浪潮格格不入，也不合时宜。连当年披坚执锐的"先锋派"都纷纷转型并成功占领市场或屡获大奖，俨然是浪子回头或媳妇熬成婆了。而我认为中国的先锋写作才刚萌芽便已溃败。我除了实验性写作，别的又没有兴趣。这次回炉，我希望能就自己的文学理念，或明或暗地跟老师同学有一个讨教、印证或交流的机会。这可能会在不同维度上丰富或拓展我的视野及思路。

我喜欢的小说家大致有两类：一是传统的、既有的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譬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是新异的、陌生的小说艺术的开创者，譬如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前者被称为传统派或现实主义作家，拥有更多读者和追随者。后者被归入现代派，读者只有"无限的少数"（两者之间有莫拉维亚、福尔斯、辛格等等）。我偏爱创造了另一种现实的小说。例如卡夫卡的《城堡》、叶·扎米亚京的《我们》、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等。上述小说面貌各异，但因其内部吹奏的诗性之声，仍可归为同类：譬如都有探索性及形式感，有巨大的独创性及想象力。叙事神出鬼没，打破线性叙事而有复调效果，文本呈开放性。富于洞见，对人性探测达到罕见的深度。语言有穷尽，现实却无限宽广、丰饶和复杂，不管从哪个窄门入去，大作家都揭示了人物的内在心理、事件的细小分岔及事物的隐秘边界，指向开放、未知乃至神秘之境。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最高境界是诗，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做到了。在我看来，博尔赫斯的小说更有说服力。阅读改变了我的创作，犹如风暴摇撼树冠或水土改变树根。这次我重返鲁院，带了16本书，就包括上述小说。重读经典，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回炉。

赫拉克利特还说，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由此，返回也是出发，至少是必要的休整。我第一篇小说发表于《青年文学》（2005年第9期），10年过去了。我没有能力成为集大成者，但也梦想在前辈从未涉足的文学荒野留下脚印。有论者认为，我这样的写作难免吃亏。不要紧。正如弗罗斯特《未走之路》一诗云：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曹明伦译）在我漫长而散漫的文学之旅，得以两次在家园般的鲁院停驻、修炼和补充给养，是我的幸运。

本期话题：

重回鲁院



有那么一年，我身在鲁院

□弋 舟

本届高研班平均年龄43岁，这恰好是我的岁数。之所以首先想到这点，是因为我从来相信，岁月之于一个小说家，必定是最为根本的塑造力之一，我们的体格、气质、情感方式乃至运思向度，无不被它所决定。我岂敢妄称沧桑，但实际上写作经年，今天的自己，的确有了无从掩藏的疲态。于是，在这短促的几个月里，修养身心，便成为了我重新走入鲁院的一个理由。这么说，岂不是将鲁院视为了疗养院？它当然不是。可我也不觉得我的这个诉求格外荒谬。出于顽固的对于词语的较真儿，我专门翻看词典，查找了"疗养"的定义，词典给出的答案是：治疗、休养以恢复健康或体力；病后逐步地复原体力和健康。它完全没有额外的歧义，无外乎：一、治疗调养；二、特指患有慢性病或身体衰弱的人，在特设的医疗机构里进行以休养为主的治疗。词典给出的答案令我松了口气，犹如此行被赋予了讲得过去的正当性，同时，就像一个求医者走向医治，我也有无端的伤感和莫名的盼望。

不错，我是一个病人，起码是一个"身体衰弱的人"，我渴望治疗，"恢复健康和体力"。我相信，谁都知道我说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肉体。我的这种状况，当然更多的是指向精神，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如今阶段性的自我体认。我愿意如是陈述：我的写作亟待治疗、休养以恢复健康或体力，而鲁院，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将我再次召回。我想，承认并说出这一切，可能需要一些勇气。

我常常会暗自羡慕那些始终雄心勃勃的同行，心情犹如一个举步维艰的人被置于马拉松高手彪悍的队列之中。我不是害怕被落下，是实在难以领受自己魂魄的不矫健。可我知道我也无法甘愿置身文学的跑道之外，只去单纯地做一个欢呼者抑或看客。我只有勉力跋涉，以一种不惜透支、甚至恶狠狠的赌徒的心态押上自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教养，于是都在43岁的时候，提前被挥霍，感到了力有不逮。重要的更在于，当我已经超额奔跑了一段路程后，却恍然发现，也许自己竟然跑了不少的弯路，最严峻的时刻，甚至是在背道而驰。

我在新集子的后记中写到：如果上帝足够仁慈，我还想继续向它祈祷，请他让我在这本集子付梓以后的写作中，不怀有任何一种与小说艺术无关的奢望，从而让我不至于因为怀有了这样的妄念而蒙受羞耻——这些说得出口的，只是我诸多病象中有限的表象。还有那些更加本质的、对于文学乃至生命本身的困惑，我无力坦陈，或者是羞以启齿。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告诉过我，患者们要么隐瞒、要么夸大自己的病症，自我陈述时很难做到客观与真实。那么，我的这个表述可信吗？对此，我同样无力做出详实而又准确的坦白，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诚实地面对自己身心的诸般表征。我不能保证我会彻底勇敢地剖析自己，但怀有这份盼望，有了一颗企图被医治的心，我想，或许便有了被搭救的可能。我不想倒在文学的跋涉之路上，无论精神与肉体。

那么，这一次，鲁院能否如我所愿，给我这样一个有效的疗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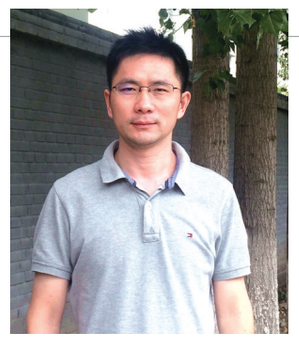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开始跑步（尽管它更像是快一些的走路），从每次20分钟开始，逐步向40分钟的目标迈进；我开始严格按照健康的规律作息，终于可以安睡在黑夜里，黎明看到第一缕晨曦；我开始节食，食欲被控制的滋味，就像是自己重新得到了宝贵的管束……是的，这一切挺难的，因为它们都是针对着我习焉不察但却冥顽不化的陋习。原谅我只能以这些身体的指数来比附我的鲁院生活，毕竟，这些事物最无异议，直观，并且容易被检验。然而，我知道我的精神与灵魂也在同步经历与蒙受着什么——我甚至可以听到它们由急减缓的喘息与声律萌动的起伏。是的，我的精神与灵魂也在跑步，也在力求健康的作息，也在节食，尽管步履笨拙、饥肠辘辘、气喘吁吁。在这里，我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安静地聆听耳边的每一句值得聆听的话语，我在这个充满着殿堂气息的场域中，过着一种被强化了的、更易于心无旁骛和自律的精神生活，灵魂苏醒，开始柔软地体恤自己。

这一切刚刚开始，当然，这一切永无止息。前后两次来到鲁院，我计算了一下，自己差不多总共会在这里度过一年的光景。一年长吗？似乎短暂。然而，转念一想，它却是我今天生命中的四十三分之一。我竟然会被这个换算出的比例所打动，内心微感唏嘘。无论怎样，这四十三分之一已经镌刻在我个人有限的生命里，它对于我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迥异于我那些大部分粗糙的日子，更接近我心目中那种文学意义上的隐喻。在这样的时间段里，借助那种无须说明的氛围，我会难得地进行清醒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怀疑，重新梳理自己精神的真实来历。我想，我会在一个又一个的艰窘时刻怀恋它，在一个又一个商兑未宁的时刻追忆——有那么一年，我身在鲁院……

这一次，我期待自己离开时，身心安宁，久违的想象力重新在得以修复的胸中升起，目光清澈，在洞察尘世之前，首先学会先去洞察自己。我期待告别时刻，我能对着窗外的第一缕晨曦，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地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作家，我做的是自己毕生渴望的工作，不需要谁的批准，只要有可写的题材，有写作的技能，我就会一直写下去。

太阳尚远，但必有太阳

□沈 念



告知家人要去鲁院"回炉"的讯息时，向来默默支持我的妻子流露不满。你不已经去学习过吗？孩子这么小，4个月看不到爸爸会在心里留下阴影你知道吗？上了鲁院就一定能写出好作品吗……面对妻子的驳斥，我当时哑言以对，不知该给出一个怎样的回答。

还是出发了，妻子整理的行李箱。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我枕着车轮与铁轨哐当哐当的撞击声，意外地失眠了。和文学奇异的相遇，年月深久所砥砺生发出的"执手偕老"之感，如两个深爱不悔的人即使天各一方也日夜翘首。文学一次次悄然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从学校到报社再离开，教师证记者证注销，独自到省城，两地分居，周末往返，演绎双城生活，从一个业余写作者到每天要与文学与作家打交道的作协机关服务岗位。这样的身份转换，于创作是利是弊，如何校正头脑中的固有观念，轨迹之变又能走多远……

也许，我就是带着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重新来到鲁院的。

新鲁院的安静舒适，新朋旧友的亲密交往，依然如"家"般温暖。因为是"回炉"，生活上的陌生感很快消失，取代的是同学们对各自创作计划的投入，是散步时宽广话题的热议，还有鲁西迪新书《午夜之子》的荐传，偶有"放风者"抬头望望玻璃天窗外的天空，隔栏投去对鲁迅悬挂头像的注视，一支烟工夫就又钻进了紧闭的房间。院落、楼道总是安静的，但我听得到文学拔节生长的响动，匝匝有声，铿锵有力。

一天夜间，弋舟兄和我在鬼金的房间，欣赏他的油画涂鸦。随手撕扯下的画册纸上，色彩重叠，影像绰约，一个人，一棵树，一种情绪，一段爱恨，缤纷意象，扑面而来，在一方小天地之间饱满流溢。艺术之间的通感无处不在，我们谈论抽象派油画的当下窘境，话锋一转说到即将在鲁院再度过去的日子，不约而同迸发出同样的困惑。我们多数人到中年，激情锐减，理性击退感性占据上风，不好不坏、不多不少地写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70后"这一代受西方经典影响甚深，开口闭口能谈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的创作人生，现代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等形式风格在我们身上潜伏的深度连自己也不能准确探测，这固然是理应向经典致敬的方式，但我们到底缺什么，是否又有明晰的反思。对中国古典语言精妙广博的忽略，对写实主义的退守，对信仰、使命、情怀的闪避，与生活的隔离导致经验同质化程度之严重，我们是没意识到，还是依然故我大量补充着体内多出来的元素，而缺少的，还是缺少……最后弋舟兄一针见血地点明，按照中国的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我们是否也应该缺什么补什么。

窄小空间里的三人"回炉"夜话，让我有所顿悟和豁然。缺什么，如何补，你得自个搜寻前行，但这条道的方向不会错。身处名利蜂拥而至、物欲烽烟四起的时代，把心放在安静处，在浮躁中求得安定已不是件容易之事，写作是最需要自觉抵制诱惑和过滤噪音的事。谁都想做《西游记》中那个跟斗云一翻十万八千里的大圣，不愿当唐僧，孰不知看上去最弱最慢的唐僧，怀着对世界的大慈悲大天真，慢慢走过一山一水，才最终一笔一画写出人生和世界的真经。我们要做的正是唐僧这样的取经人。快与慢，轻与重，质地各异的金属回到鲁院这座高温火炉中重新熔化、锤炼的意义在此凸显，前行之中时常回望，不要偏离跑道。"回"，进入这个生动的世界衍生有多重含义，不是退，不是避，不是离。试想太极拳中的回收动作，是一种天地元气的吸纳、一次八面来风的积蓄，是为了更有力量的防守与进攻。

京城里车来车往，从八里庄到芍药居，两个院落依然静若处子。我曾经在鲁十三是春天来、夏天走，鲁二十八是秋天来、冬天走。两次学习，恰好经历北京的一年四季，一个循环，一种圆满。但这只是学习形式上的圆满，并不意味着结束或成功。许多同道中人喊叹的文学边缘化，只是我们还不够自信"我所在处即世界中心"，还没能拿出好的作品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还没真正体悟到享受写作要比享受写作中不可控的成功更美好的微妙。文学就是需要一群人傻乎乎地解决终生困扰自我的问题，这既要坚守那份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又要保持那不可或缺的沉潜与深耕。

其实文学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路上有风雨也有风景，我们都懂得执念，开始了就不要停下，一直走，如同朝圣"麦加"者般拥有一颗纯粹的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在火车上辗转迎来的那个清晨，窗外遥遥可见旭日喷薄，列车呼啸仍感距离甚远。回想这幕情景，借用作家七堇年的一句时髦话励志——太阳虽远，但必有太阳！

仰望那一座座高峰

□文清丽

8月27日上午10:30，没有任何预兆，喜鹊没有报喜，祥云也没惠顾，我正在电脑前，为写作找不到突破口而伤脑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调柔和沉稳，说她叫严迎春，鲁院要办一个深造班，让毕业的学员再回炉，问我能否参加。我毫不迟疑，立马答应严老师我肯定去，虽然我还不知道领导会不会批准，但我已经想好了对策，不同意我就休假，我有充分的理由，上班十几年来，我没有完整地休过一次假。鲁院、深造班、再回炉，这一层比一层递进的语词，如次第绽放的花朵，使我报批的程序一路绿灯，开明的领导异口同声地说，当然要去了，全力支持，这机会多难得呀。我的眼睛瞬间湿了，在此向他们致敬。我虽居京城，却疏于交往，没想到幸运之神又一次光顾了我，使我两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我当然要全力拥抱这千载难逢的机会。2004年3月，我第一次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经历了从春到夏，目睹了树绿花开。11年后的9月，好像上天让我再在鲁院弥补从秋到冬的缺憾，让我重回母校，去追寻理想之光。从八里庄到芍药居，十余年的时光，我添了皱纹增了体重，不变的是一颗追梦的心。

坐到406书桌前，刚一拉开抽斗，我就看到一张北京市地图，一本《小说选刊》。第二个抽斗里是一本绘有茅屋积雪绿树为封面的手工装订本，我细瞧，原来此画是清代画家孙祜临摹的王维名画《袁安卧雪》，翻开扉页，上面写着《继承、创新、担当、超越——406记忆》，里面写满了来自大江南北室友们的美好回忆，字迹或娟秀、或典雅，鲁院美好的日子一一闪现在我的眼前。其中一位来自青藏高原的叫王丽一的室友这样写道：亲爱的室友，留下一张北京市地图，以便查阅。洗衣液、洗发水和沐浴液都是我新买的，可以用；衣服夹子也是我才买的，院子后面有晒衣服的地方，用得着夹子。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想象那个未曾谋面的室友一定是位可人的女孩，或者是位贤良的妻子，一位温柔的母亲。再打开桌上文件包里的课程表和同学名单，我惊呆了，惊喜与柳建伟、衣向东、邵丽、李浩、王十月、弋舟、李骏虎等茅奖鲁奖获得者为同学；惊喜与王方晨、东紫、赵剑云、王族、曾剑、王凯等老友相逢；惊喜与东君、蒋峰、陈集益、鬼金、阿舍、马笑泉、鲍贝、陶丽群等这些曾在杂志上阅读过作品的年轻作家相识。课程安排更是让人听得过瘾，开学动员，李一鸣副院长以诗人的情怀，诗般的语言，使习以为常的安全、读书、团结的词语，散发出我们并不曾深悟的向度和纬度；周熙明教授的文化必须有表情、有温度、有情怀、有趣味、有意思、有条理的论断，使我醍醐灌顶；著名作家阿来的信仰演说、戴锦华教授的技术革命带给人类的忧患等，拉开了精彩授课的序幕。听取学员们对教学的意见，民主评选小组长、班委，让我体验到了民主的力量，倾听到来自艺术院校独特的腔调。校园绿树林立，湖水清澈，安静的环境适合锻炼。鼓励我每天清晨坚持走路的有巴金、丁玲、老舍、沈从文等前辈，他们"站"在院子里，每天跟我打着照面。听李浩讲世界文学的新气象，跟王十月探讨文学情怀与胸襟的关联，跟李学辉重温西部乡村的再叙述，阅读江南才子东君阐述古典文学的精妙……抚摸着从图书馆里借来的十几本哲学、历史图书，聆听着同学们一个个的阅读和创作计划，看着他们练书法、绘画，与他们一起赏花品茶，置身于诗意的世界，我忘记了院外喧嚣的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高峰在哪？就在通向教室走廊的墙壁上，他们是曹雪芹、杜甫、鲁迅，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是一代代为了文学的梦想而奔走的鲁院一批批学子。

仰望高峰，我心依旧，风景总在险处，我会在这片美丽的地方，让生命多姿，使精神丰沛，因为我不可能第三次踏进同一条河流。